

## 远去的足音(二)

文/庐山

匡庐水

樊大姐继续写道：  
第二天，我又被叫到卢云的办公室。我愣住了，里面坐着大名鼎鼎的报告文学作家理由。他当时挂职在光明日报记者部，但极少露面。恰恰是理由的指点使我茅塞顿开：关键在于这一稿只写了栾弗的“高大”，没写出他的人情味。“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把你讲给我听的那些活生生的细节还原进去，把栾弗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稿件就成功了。”

14000字的长篇通讯《追求》一气呵成，同时发表于光明日报和山西日报，人民日报、解放军报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《新华文摘》等转发传播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、广播剧、话剧、电影剧本、连环画。之后又被评为全国好新闻作品，并被陆续选进20多种书籍。

这就是我的成名作！我现在也不明白，当时卢云究竟凭什么认定我一定能成功？一个在驻地记者中排在“尾巴”的记者，一个在本报连2000字的通讯都从未发表过的年轻人！

一年后，卢云又一次支撑我跃上新的高度。那是报社派我去印度新德里采访第九届亚运会，让我去开开眼界，稿件由一起去的老牌体育记者夏浩然写。但启程在即，机票和护照都拿到手了，报社外事处却要临时换人。因为这是“文革”后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体育

赛事，各媒体都派出了顶尖高手去比拼。临阵换将，这对我当然是件很难堪的事。卢云听说后，拿定了主意：“我看你文字功底好，去闯一下！我去跟外事处商量，还是让你去。来，我预祝你采访成功！”

就这样，我登上了波音747国际航班。而这次不同寻常的采访经历，成了我新闻生涯中的新起点：我与老夏采写的新闻特写《飞天凌空》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——这是第九届亚运会上千篇新闻报道中唯一获一等奖的作品。

卢云的那间办公室，在我看来始终笼罩着神秘感。在栾弗的报道前后，光明日报连续推出了张志新、蒋筑英、孙冶方、张华等一系列知识分子人物报道，在全国形成了一波波震撼的热潮，而最初的信息汇聚点正是那间普通而简陋的办公室。每天全国各地有上百个电话打到这里，有上百份稿件或内参传到这里，比较、选择、分析、综合，一条条采写指令也从这里发到全国的驻省记者站，打响了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新闻战役。每当我踏进那间办公室，看到卢云静静地埋头书案的瘦削背影，感受到一种自信与有条不紊的氛围，领略到“台风眼反而是最平静”的那种意境。

1982年底，我和丈夫丁炳昌从故纸堆里意外地发掘出一

条“消息”：在出土文物、2400年前的古乐器“曾侯乙编钟”上，不仅有七声音阶，而且有完整的十二半音；这套编钟能在任何一个乐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——这个事实将结束音乐史上一个漫长的争论：在这之前，一些中外学者曾断言，中国的十二律是在战国末年由希腊传入的，而中国出现旋宫转调更是在汉代之后。

当时我兴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，又害怕万一搞错了闹国际玩笑。一天中，我7次拿起话筒又7次放下，下午5点多时，我实在按捺不住，用颤抖的手拨通了卢云的电话。电话里，我把已背诵了许多遍的“消息”内容连珠炮般地发射出去——因为他听电话很少超过3分钟。然而这次，他只听了不到2分钟就截断了我的话：“不要说了，稿子写了吗？”“正在写……”“写完立即送审，今天晚上9点钟之前，把稿子传真到记者部。”我看了一下手表：5:28，只剩下3个半小时了，心里有点发慌：“老卢，可能来不及……”我的话再一次被截断：“那就推迟到10点。我在记者部等你们的稿子。”

我傻眼了。随即又跳起来，抓起笔。我写，先生连改带抄，一抄完两人蹬上自行车就飞也似地往博物馆冲去审稿。虽然是冬天，我俩紧张得全身冒汗，

而谭馆长已在办公室等候。然后再飞也似冲回来，扑到电话机跟前。

一夜醒来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条1100字的消息——《我国古乐器编钟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》——已经在本报一版头条高规格推出：通栏标题，配大幅照片加花边。见报的当天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17种语言向国外播发了这条消息，国外的许多媒体纷纷予以转载。

之后，我所在的记者站对编钟的报道一路领先，从编钟能演奏《欢乐颂》到编钟复制成功，到《曾侯乙墓的“地下音乐厅”被搬上舞台》，连续发了3个一版头条，把全国“编钟热”推向高潮。

后来，一辈子从事新闻业务的卢云改行担任了光明日报社秘书长。不过，他再也没有闪射出当记者部主任时的耀眼光彩。

老卢，你现在可好？你是否还记得、还牵挂你亲手带出来的这支记者队伍？

我默默地读完这篇发自心田的追忆文章，泪水从我的眼中夺眶而出。

四周静极了，台钟秒针的滴答声撞击着我的心扉，耳畔回响起父亲远去的足音。那么的沉稳却又是那么的飘忽。

老爸，您老人家一路走好。

四周静极了，台钟秒针的滴答声撞击着我的心扉，耳畔回响起父亲远去的足音。那么的沉稳却又是那么的飘忽。

老爸，您老人家一路走好。

## 惟妙惟肖的三国人物

文/寥风高

白描绣像

清初的“三国”刻本，人物绣像虽略嫌粗简，但形象亦算生动，尚有可观之处。迨至清末，一些坊本的人物绣像，拙劣的程度，简直令人目不忍视。



糜夫人



周瑜



诸葛亮



张飞

人清以后，人物绣像逐渐取代回目插图，成为版画作品的主流。究其原因，人物绣像毋需择取繁复的故事情节，无论是对绘工还是刻工来说，都更省便。粗制滥造的人物绣像，开始充斥于坊间的一些戏曲小说刻本。

作为讲史小说的巅峰之作，《三国志演义》现存的清代刻本，除少部分巡回仍附有插图外，大多于卷首绘刻人物绣像。清初的“三国”刻本，人物绣像虽略嫌粗简，但形象亦算生动，尚有可观之处，如刊于清顺治年间的《贯华堂第一才子书》。迨至清末，一些

坊本的人物绣像，拙劣的程度，简直令人目不忍视，如刊于咸丰年间的善成堂朱墨套印本《三国志演义》。

有人做过统计，《三国演义》里共写了1100多个人物，其中有姓氏的达980多人，可谓蔚为壮观。对其中的两三百个人物，作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肖像描写，不少描写得形神毕现、栩栩如生。如刘备，依据小说的描写，“生得身长七尺五寸，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；目能自顾其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脂”；关羽则“身长九尺，髯长二尺；面如重枣，唇若涂脂；丹凤眼，卧蚕眉；相貌堂

堂，威风凛凛”；张飞“身长八尺，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声如巨雷，势若奔马”。这些笔墨文字，可以说将人物描绘得惟妙惟肖，性格刻画得格外鲜明，无疑为画家进行绣像的再创作，提供了文本依据。

《贯华堂第一才子书》，一百二十回，金圣叹原评，毛声山批点。该刊本卷首冠绣像，单面方式，计二十叶四十幅，赞语镌于图像上半部。有论者认为，这是清代“三国”人物版画中成就最突出的一种，人物形象刻画生动，线条尚称流畅。张飞之威猛，曹操之奸邪，周瑜之儒雅，貂蝉之妩媚，

跃然纸上。每幅绣像所附赞语，亦与图像相得益彰。如“貂蝉”一幅，赞语为“殒灭国贼不辱主命，汉世簪缨不及妇人”；“孙夫人”一幅，赞语为“先主兵归白帝城，夫人闻难独捐生。至今江畔遗碑在，犹著千秋烈女名。”很是妥帖。

清代的很多“三国”刻本，绣像均据此本摹刻，赞语亦同，可见该刊本对后世的影响之大。不过，这些后出的刊本，卷首绣像绘刻大多无足称道，有的更是拙劣不堪。如刊于咸丰三年的善成堂朱墨套印本，版刻线条枯涩，粗率稚拙，神韵顿失，艺术成就不高。

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文清